

联 合 国



# 安 全 理 事 会

正 式 记 录

第 二 十 二 年

## 第一三四五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纽 约

###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345) .....	1
通过议程 .....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 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 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 (S/7907) ...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7910) .....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三百四十五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刘锴先生(中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日本、马里、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 临时议程 (S/Agenda/1345)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3.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4.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  
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790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  
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  
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

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S/7910)

1. 主席：依照上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并在安理会的同意下，现在请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黎巴嫩的代表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G.拉斐尔先生(以色列)、M.A.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M.H.法拉先生(约旦)、G.J.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和G.哈基姆先生(黎巴嫩)在指定席位就座。

2. 主席：我收到了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伊拉克代表来信[S/7914]和摩洛哥代表来信[S/7915]，他们请求安理会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的讨论。因此，在安理会的同意下，我建议请伊拉克和摩洛哥的代表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席位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A.帕查奇先生(伊拉克)和A.T.本希马先生(摩洛哥)在指定席位就座。

3. 主席：现在安理会继续讨论议程上的这一项目。安理会的各位代表将注意到今天下午分发了的文件[S/7916]\*中的美国决议草案。

4. 在我的名单上第一个发言人是伊拉克外交部长。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后来为用英语一种文字所写的 S/7916/Rev.1 号文件所替代。

5. **帕查奇先生**(伊拉克): 我感谢安理会在这次辩论中给我发言的机会。我奉伊拉克共和国政府之命到这个重要机构来就中东目前局势问题阐明我国所采取的立场。

6. 在我们那个地区已经发生了危及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危机, 因为以色列扬言, 如果在亚喀巴湾通航问题上的要求得不到满足, 它就要发动战争。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通知秘书长它“不会对以色列发起进攻”〔S/7906, 第9段〕<sup>1</sup>的时候, 以色列政府并没有作出类似的保证——我重复一次, 没有类似的保证; 相反, 以色列一些负责的官员, 如总理艾希科尔先生和外交部长埃班先生, 就以明白而不致误解的措词说过: 除非以色列在亚喀巴湾通航问题上的要求得到完全满足, 否则, 以色列将用武力达到这些要求。

7. 情况是摆得十分清楚的: 一方庄严地声明只在受到攻击时才使用武力, 而另一方则以一些其真实性值得怀疑的根据为基础, 向世界宣称它将使用武力从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攫取某些权利。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进行这样一种挑衅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如果本安理会愿意尽自己的责任, 那么, 它就有责任要首先断定危机的真正原因和对和平的真正威胁来自那里。

8. 以色列正在要求安理会跟它一起强加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项解决办法, 这项解决办法既藐视那个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 也危害其国家安全。两天前, 我的朋友,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科尼先生, 在他的卓越的分析中曾充分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法律上的各个方面。现在我想说我国政府完全赞同他所表明观点, 就是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什么时候感到控制领水通航对其国家安全有必要, 就有权在什么时候控制的这一观点。在一九五六年以前, 该湾的使用者对这种控制没有提出过异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在是恢复了原状, 也就是一九五六年以色列侵略埃及以前的状况。明显得很, 侵略者从侵略中所得到的权利和特权不能具有任何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效力。然而, 这恰恰是某些国家正要求安理会去申述的东西。他们不但不协助消除那次肮脏冒险的一些最后痕迹, 反而希望保证以色列继续享有侵略的果实。

<sup>1</sup>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月、六月份补编。

9. 由撤出联合国紧急部队而发生的问题, 包括亚喀巴湾通航问题在内, 仅仅是一次更深入的冲突的征兆, 这是一次通常被称为“巴勒斯坦”问题的冲突。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在他最近的报告中的说法, “近东这一次危机局势和其他危机局势的根源就是一直存在着的连续不断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同上报告, 第2段〕。

10. 我想借此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对秘书长关于立刻答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的请求撤出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决定, 表示我们的赞赏与支持。秘书长在他最近报告的第2至7段中为撤退问题提供了一个实例——我们相信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实例。

11. 关于巴勒斯坦问题, 我要说, 很少见过一个问题曾引起如此深刻的情绪或具有如此持久的意义。这是因为没有哪个问题会引起这样多的根本问题。我们时代的一切争端都交织在巴勒斯坦问题的范围内。但是, 实质上这是一个民族的独有的悲剧, 这个民族竟在自古以来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土上, 被剥夺了他们生来就有的自由的权利。

12. 有些国家要求立即解决亚喀巴湾通航问题——大会或安理会对此从未通过任何一项决议, 联合国也未能就此表示过意见, 但是, 这些国家对一百二十五万人的命运都没有表现出同样迫切和关怀的感觉, 尽管至少有十八项大会决议曾庄严地宣布和重申这些人返回他们家园的权利。同时, 对于大会和本安理会所通过的其他决议, 包括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停火决议〔第五四(一九四八)号〕, 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决议在内, 有那么多被一再破坏这一事实, 他们也似乎没有感到任何不安。

13. 如果阿拉伯国家今天声明不执行这些决议就是开战理由, 而以色列却在要求一种按国际法不能拥有、联合国也没有正式或非正式地表示过意见的权利, 那么, 阿拉伯国家岂不是比以色列持有更充分的理由吗? 我们岂不是有权由此得出结论, 照那些卖劲地支持以色列非法要求在亚喀巴湾自由自在地通航的人们来说, 既成事实不就成为指导联合国行动的唯一原则吗? 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以色列这个顽固而贪

婪的制造既成事实的老手，被允许肆无忌惮地公然对抗那么多联合国决议的原因。

14. 停战协定本身也被以色列一再破坏。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举出了一些破坏的例子，就是，占领非军事区和故意瓦解停战机构的职能。我们赞同秘书长关于恢复这一机构活动的建议，只要这样做带来的是严格执行停战协定和完全恢复协定签字时的状况。

15. 从对以色列的一些更为臭名昭著的活动的简要报道来看，可以说，把亚喀巴湾通航这个次要问题孤立起来，给以优先的地位，而无视另一个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多年来所关切的，更重大和更紧迫得多的问题，是不合逻辑的，也确实是不合理的。以色列借通航问题进行战争威胁这一事实既不会贬低其他问题的重要性，也不会给进入亚喀巴湾问题以任何特殊的重要性，除非是当一个会员国不负责任和为了顾全声誉，决定把一个特殊问题作为开战理由的时候，安理会准备让步。

16. 处理巴勒斯坦问题有两条途径，第一，有些人相信问题应当按其本身的是非曲直进行客观的考察，并在客观考察的基础上，作出符合宪章和公平、正义原则的决定。第二，有些人认为权宜手段应是决定因素；联合国只应当尝试那些照他们的观点是可能和可行的事情，甚至达到不惜宽容和保全非正义行为的地步。后一种理论是基于这种信念，即：时间的推移将会使任何罪恶或非正义的牺牲者——不管这种罪恶或非正义如何严重——接受他们的命运。但是，这实际上是纵容一个国家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肆无忌惮地对抗和无视决议，并按照它提出的条件去解决问题。如果联合国屈服于权宜之计而让自己成为巩固侵略的工具，那么它还怎么能继续存在下去呢？然而，为保证以色列在亚喀巴湾内的航行所做的努力恰恰就是这样。

17. 在目前这次由以色列引起的危机中，阿拉伯国家曾一再声明他们不会发起军事行动或是在战争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但是，如果以色列使用武力，那么冲突将不会是局部的，而会扩展到所有其他战场；不到以色列的侵略全部被击败，以色列对这个地区的

和平和安全的威胁被消除的时候，冲突是不会终止的。那些认为只要迅速地闪电式地一击，问题就可以解决的人们还沉醉在危险的妄想之中。

18. 我的朋友和同事，黎巴嫩外交部长，昨天对安理会〔第一三四四次会议〕作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和激动人心的发言，这个发言表达了我们人民的感情，表达了他们要结束二十年来侵略者加在我们中间的屈辱的那种不可动摇的决心。不管这次斗争会付出多大的代价，持续多长的时间，带来多大的困难，我们将保卫自己。我们准备使用我们可以使用的一切工具。冲突将是全面的、不妥协的。

19. 在我离开巴格达的前一天，我国政府决定不向任何参与或支持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国家提供石油资源。我们已邀请所有阿拉伯产油和石油输出国与我们碰头协商以协调我们的立场。这是足以证明我们的人民准备忍受任何艰辛，接受任何牺牲。但是，决不后退。对于这一点，不要搞错了，不要打错了算盘。

20. 五十年来，我们目睹犹太复国主义的危险日益滋长。仅凭一个殖民主义国家在战争时期所给予的一个诺言，以色列就能把我们宝贵的一部分国土划归它所有，并不断地威胁和力图越过停战分界线用杀气腾腾的袭击来恫吓我们的人民——正如黎巴嫩外交部长所说的那样。一九四九年以来，阿拉伯没有一次越过停战分界线，而以色列人却随着他们的军队越过了十二次。现在他们正毫不犹豫地进行威胁，要对我们，也可能对世界发动战争，以保住他们的不义之财。

21. 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是要阻止以色列再进行战争威胁——现在只有它在进行战争威胁。但不应靠屈服于它的要求来达到这一目的。安理会必须处理以构成危机基本原因的现实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有这个地区的和平——这些问题关系着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的权利，关系着恢复那个苦心组成的机构活动的必要性，那个机构是安全理事会自己为保持这个地区的和平而建立起来的。不这样做，安理会在尽其维护和平这一首要责任方面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进展——这种和平不是方便和权宜之计的和平，而是

基于宪章原则的和平，基于尊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的和平，基于正义的和平，不是基于允许一个十年前背信弃义地袭击埃及的侵略者去维持和守护一个保留下来的侵略果实，从而违反国际法和公正原则的和平。

22. 主席先生，既然我在这里发言，既然美国的决议草案放在我们面前，我请你原谅我说：我们不相信决议草案与秘书长报告的意图是完全一致的。自然，在我们对全文提出最后观点之前，关于决议草案的意图是什么，关于决议草案打算造成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将等待美国代表的解释。

23. 松井先生(日本)：上星期三，我曾有机会〔第一三四二次会议〕表示我国政府对于中东局势的高度关注。我们的关注变得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深切了，特别是我们听取了秘书长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二篇报告〔S/7906〕之后，秘书长刚访问开罗回来，就在这次报告中重申他对该地区的总的形势的估计——他的这种估计，在他五月十九日的第一篇报告中已叙述过，认为“比自从一九五六年秋以来的任何时候更为动荡不安，而且确是……更具有威胁性”〔S/7896，第19段〕。

24. 然而，我们越深切关注，我们就越坚信安全理事会有义务从各方面正视目前的问题，有义务来迅速有效地履行其职责，我国代表团注意到秘书长的第二篇报告涉及到很多实质性的、极其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影响到维持现在与将来近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长对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以及他在报告中所提及的各种实质性问题，为使安理会不带上那些恶性干扰来考虑目前中东局势提供了一个十分良好的基础。

25. 秘书长对于目前形势的重新估计加强了我国代表团这一看法，即：对于所有有关的政府来说，头等重要的问题就是实行最大的克制，慎重地避免可能导致当前严重形势更加恶化的任何性质的行动。由于这是我们所坚持的看法，所以当秘书长在报告中敦促有关各方“实行特别克制，放弃交战状态，避免一切其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让安理会去处理目前危机的各种基本原因并找出其解决办法”〔S/7906，第14段〕的时候，我们就同其他代表团一起支持他。

26. 我国代表团相信，安理会作为一个整体——我敢希望是全体一致地——可能会很好地支持秘书长努力向一切有关方面呼吁，叫他们实行最大的自我克制来缓和目前的各种紧张状况。

27. 目前种种紧张状况的缓和，如秘书长所说的那样，就会提供一个“喘息的时间”。这样一个“喘息的时间”，首先会为有关各方提供一个机会去寻求象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所清楚规定为他们的义务的那样——一种用谈判或其他为他们自行选定的和平手段解决他们各种争端的办法。

28. 关于这一点，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在他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官员以及以色列的官员的讨论中提到一些为双方同意采取的可能步骤。秘书长在他的第二篇报告的第10和第12段里，对于在蒂朗海峡禁止无害通航所引起的危险后果，表示特别关怀。在这个时候，我并打算去讨论这个问题的合法的方面。然而，我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和秘书长的深切关怀抱有同感。因此，我们极力敦促各有关方面，要象宪章所指出的那样，依靠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29.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还要说几句，在寻求和平解决阿拉伯与以色列长期冲突的办法中所包含的无数困难与复杂性，我国代表团是完全知道的。我们并不能预见这种解决会轻易地、迅速地到来，但是近东的和平与战争的利害关系太大了，甚至不容许有丝毫的嘲笑态度，失败主义或失望情绪。冲突的各方有极其庄严的义务去尽力寻求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来和平解决他们的基本冲突。

30. 同时，自从近东目前紧张局势受到我们注意以来，几乎两个星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联合国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秘书长的紧密的配合下，寻找为公正和平地结束这个冲突所必需的积极、特殊而客观的措施的时候了。

31.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要求作一简短的发言，为的是提出一个决议草案，请安理会审议，这一决议草案很简单，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考虑了在S/7906号文件里秘书长的报告，

“听取了各方面的声明，

“关心到中东局势的严重性，

“注意到秘书长在他的报告里所表示的看法：‘目前危机的和平结局将取决于一个喘息时间让紧张局势从它现在的爆发性水平上平静下来’，而且注意到他因而敦促‘所有有关各方实行特别的克制，放弃交战状态，避免一切其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让安理会处理目前危机的各种基本原因并找出其解决办法’，兹

“1. 促请一切有关方面照秘书长的呼吁行事为第一个步骤，

“2. 鼓励为着平定局势而寻找合理的、和平公正的解决办法，立即实行国际外交，

“3. 决定对此争端不断加以紧急检查，以便安理会可能确定采取那些进一步的步骤，以履行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种责任。”〔S/7916/Rev.1〕

32. 很明显，这是一个临时的决议草案。这决议不过是赞成秘书长要求一个喘息时间的呼吁——用他的话说来说，“让紧张局势从它现在的爆发性水平上平静下来”〔S/7906，第14段〕，以便赢得时间来“寻找而且终究要找出合理的、和平而公正的解决办法”〔同上，第19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决议草案敦促各方作出必要的克制，以便安理会和国际外交采取所需要的进一步的步骤去解决目前形势的危险性而向着和平迈进。

33. 我国代表团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决议草案，是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自从安理会在目前危机当中举行第一次会议以来到现在已是一周了。我们今天的会议是一系列会议中的第四次了，在这些会议中，我们大家——安理会全体代表和争端各方——都曾有机会来说明我们各自的立场。五天前，秘书长从开罗执行艰苦使命回来。四天前，他向安理会提出他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他说他在这一关键时刻最关心的是“赢得时间来为缓和奠定基础”〔同上，第12段〕。

34. 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事件确是强调了秘书长在他上星期五的报告中对我们所表示的迫切性。在我

星期一在安理会〔第一三四三次会议〕的发言中，我固然能够谈到一个短暂而受欢迎的停顿时间，这种停顿是由我国积极参加的外交努力得来的。然而我不得不强调说，目前危机在实质上还没平定下来，仍然很紧张，而避开冲突的时间间隔也很短，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话，今天依然适用。

35. 安全理事会，在一个拥有一百二十二个会员国的世界组织中是一个比较小然而坚强的团体，它是按宪章规定组成的。按宪章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它负有“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在宪章的同一条文里写得很明白的道理。引用宪章的话来说，这是“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

36. 为要达到这种目的，美国认为安理会在这种极其严重而重要的事情上，应该一步一步地作出必要的决定。我们现在提出的决议草案反映了第一个步骤，在我们看来这第一个步骤是安理会应当采取的。我们在这一临时决议中所提议的措施，按秘书长报告的精神旨在保证在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基本权利或要求的情况下，近东有一个冷却的时期。这将会提供必要的时间来更加慎重地处理各种基本问题。

37. 我们提出临时决议的目的，绝不是让安理会企图逃避或延缓履行其寻找解决目前危机中的基本问题的职责。与此相反，我们的目的是争取时间，创造一种能在更有利的情况下获得这种解决办法的气氛。

38. 其实，我们的决议草案是估计到安理会有两种类型的责任这个事实的。除了防止迫在眉睫的冲突这种责任之外，它还有另一种为宪章第六章所授与而且是秘书长的讲话曾描述过的责任，那就是：“要寻找而且终究要找到合理的、和平而公正的解决办法”〔S/7906，第19段〕。

39. 按宪章规定，在这个国际社会的每一个会员国身上还有和上述责任相适应的一些责任，那就是：要支持我们在联合国中达成近东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努力。

40. 现在这里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即保持近东和平这个对世界安全来说含蕴着一切的问题

题。但是我们在本安理会上不得不认识到我们还面对着另一问题，即联合国权力和效力的问题。

41. 安全理事会二十一年的记录记载着许多历史性决定的例证。依靠这些决定我们这些代表们在过去——象宪章所说的那样，能够“协调我们的行动”，从而足以使世界免遭战争的灾祸。我们已经证明我们是力量来为宪章所指定给我们的目的服务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运用那种力量的勇气、决心和眼力。

42. 必须老实实在地承认，我们在这张会议桌上有着我们代表着的许多相互冲突的利益。但是我们有着一个压倒一切的共同利益，那就是和平。我怀疑，一个一直注意着我们这些会议记录的——正如全世界的人都在注意的那样——毫无偏袒的观察者，是不是首先要看出派别的利益和狭隘的国家利益能否服从我们压倒一切的共同的和平利益。

43. 我诚意地把这件决议草案呈交安理会并注意。

44. **主席：**我请约旦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45. **法拉先生(约旦)：**以色列人不断破坏总停战协定，我深感遗憾！由于这种不断的破坏行动在我们地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迫使我国政府以沉重的迫切心情向安理会申诉。近来很少听到关于那些造成目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连串的以色列破坏行动、杀害和掠夺的情况了。

46. 我们曾一再提醒安理会，以色列当局决心要造成一种便于他们在那个地区扩张的局面。我们把所有重大事件、严重的事件以及对于我们那个地区和人民所犯下的侵略罪行都记录下来了。然而，尽管局势严重，安理会也从未采取过任何行之有效、足以制止的补救措施。

47. 关于以色列部队和正规武装力量对约旦的种种进攻我不必详细叙述了。这些事情我们早已经通过正式的申诉或者在一些向联合国呈递的正式文件里描述过了。虽然如此，仍然请让我们很简短地考虑一下以色列当局在安理会对阿斯萨穆作出决定后的表

现。在那一决定里，以色列受到了谴责；安理会对以色列又强调指出，军事行动是不能容忍的；并且指出，如果重复这种军事行动的话，安全理事会就得象在宪章里——那就是在宪章第七章里——所预想到的那样，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步骤去防止这种行动的重演。

48. 就是上个月，以色列部队，无视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又一次越过停战分界线，进入约旦到希布伦的南边；运输以色列部队的以色列直升飞机也越过停战分界线，在约旦着陆。这些以色列入侵部队，在约旦境内时，有一次和约旦的平民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一名约旦人的死亡，而另一约旦人则在受伤后被绑架，后来又被杀害在以色列境内。

49. 我们曾向这个地区的联合国机构提出过一项控诉。混合停战委员会断定以色列人的这种行动就是完全忽视以色列对停战协定所规定的义务。该委员会还决定这种敌对和好战的行动就是最严重、最明显地违反约旦-以色列停战总协定第三条第2、3两段。

50. 混合停战委员会对于以色列当局——他们公开承认了他们完全无视其义务而犯下的这一侵略罪行——持有极其严肃的看法。该委员会最后使用已经成为一种惯例的公式，用最强烈的措词，要求以色列当局停止对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的威胁。

51. 以色列上个月的侵略行为就是它对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阿斯萨穆决定〔第二二八(一九六六)号决议〕的反动。

52. 不但如此，一个月以后，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以色列当局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占领部分举行了一次军事检阅。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政府的大使没有一个人参加那次检阅。那次检阅不但违反了停战协定，而且构成了作为以色列扩张主义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一种精心策划的挑衅行为。

53. 关于那极端恶劣的挑衅的描述，没有别的言语比伊斯雷尔·加利利先生所说的更好的了。伊斯雷尔·加利利先生是一位以色列阁员。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对他的话作了如下报道：

“‘我们’”——意指以色列政府——“‘对在耶



路撒冷的独立日军事检阅的判断，将是不以出席的大使人数多少而是以我们对于国防部队和对于这首都所抱的态度为准则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义务派出代表参加这次检阅。’以色列并没有乞求别人的许可”——我要强调这一点——“来宣布耶路撒冷是它的首都或者把议会移到那里去，他这样说。有朝一日，全世界的政治家都会体会到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首都，是靠我们将要造成的政治事实。”

54. 以色列人，如大家都能看到的那样，以极为傲慢和目空一切的态度，宣布了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而且把议会移到那里去了。他们现在使全世界面对既成事实。在加利利先生声称，有朝一日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将会体会到，耶路撒冷成了以色列的首都是由于“我们将要造成的政治事实”时，他的政府是在向安全理事会的意志挑战，而且也的确是在向全世界挑战。

55. 在现阶段，我不必花费安理会的许多时间提出证据来说明更多的侵权行为、更多的谴责、更多的挑衅了。在现阶段，只须提到约旦河航道的变更也就足够了。通过这种变更，以色列人不但剥夺了无数无依无靠的难民家庭的生计，而且又会取得一些重大军事利益。事实上，以色列的这种行径是违反国际法、违反这地区的停战协定的；这一协定清楚地载明，任何一方都不得实行能给它以任何军事优势的任何变更。可是现在，这种航道变更的结果，使得约旦河北部的以色列部队容易徒步越过这条河而进入约旦境内犯罪。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对特勒·阿尔巴因和吉斯尔·沙伊赫·胡赛因的进攻就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证。在那次进攻中，以色列人黑夜徒步过河，将建筑物夷为平地，杀害无辜平民，然后又徒步过河，回到以色列占领区去。

56. 没有一次战斗不是以色列当局所发动的。约旦从没有发起过战争，除非是为了自卫，而且是在遭受到严重损失和大量毁坏之后。我们本来还在希望安全理事会关于阿斯萨穆的决定对于以色列人会有效果，但是看来鉴于下列事实，他们还不愿放弃他们的侵略战役：他们正在庆祝他们强占巴勒斯坦的第十九周年；到处正在响起危险的警钟，以便“犹太人联合

请愿团”能募得更多美国减低所得税的捐款；许多政客、市长、州长、参议员和众议院议员正在参加“向以色列捐款”的运动——我的意思是说，各压力集团正在大肆活动，而且以色列又在利用以色列所造成的形势——应付国内的种种经济困难。

57. 就在上星期日我们还目击一个据说是美国公民所举行的示威游行，他们一手拿着以色列国旗，一手拿着美国国旗。我刚才听到有人谈及冲突着的利害关系。我很想知道，在美利坚合众国与以色列发生利害冲突时，他们的忠诚究竟在哪里？是在以色列国旗一边还是在美国国旗一边？一个国家的公民的这种行为是一个内政问题，而且完全是在一个会员国本国的管辖范围之内。关于宪章第二条第七段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认为当这种行为影响到其他会员国——十三或十七个会员国——的利益时，我就有资格坐在这里讨论压力集团的这种行为，因为这些压力集团正在干着违反美国人民——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的利益勾当。这一示威游行叫喊要对阿拉伯各国人民进行战争。我们看到在游行队伍中有许多人的面孔就是早些时在第五大街为维护和平而举行示威游行的那些人的面孔。

58. 我不继续谈这个题目了。这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也许会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做一个大国不仅是一种特权，而且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就是依照人权，依照神圣地写在宪章里的原则去完成一个大国的各项任务。

59. 主席先生，我想，尽管有你的种种呼吁和真诚愿望，以色列现在还是不想放弃它的侵略计划。我已经在面前简要地陈述过的那些事件毫无疑问地表明：第一，一直存在对停战分界线继续不断的侵犯；第二，一直存在对无人地带的侵犯；第三，以色列正规部队所干的种种事情不但构成对停战协定的侵犯，而且是宪章第七章之含义范围内的侵略行为。这个战役是一个扩张主义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的阿拉伯人的土地并把更多的阿拉伯人民赶出家园。

60. 因此，我觉得安全理事会不得不对这些严重的事态发展作出反应。它应当迫使以色列当局停止

诸如此类的蓄意侵略行为。它应当命令犹太人退出非军事区和无人地带并停止侵犯停战分界线。

61. 局势恶化的原因在于安全理事会对每一侵权行为都没有采取适当的行动。秘书长在他的精湛的报告中提醒我们，近东这一危急局势和其他危急局势的根本原因，是一直存在着的阿拉伯-以色列连续不断的冲突。这一点在控诉中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科尼先生所作的发言中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

62. 既然局势已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安全理事会就有责任防止这类行为的重演，从而使和平的局面不受威胁。既然以色列人现在不顾安全理事会吁请他们同各混合停战委员会合作的一再要求，而正在抵制在这一地区的四个联合国机构中的两个，那么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63. 我刚从阿拉伯东方来。我访问了约旦大多数作为以色列的罪恶和暴行的现场的那些地方。我访问了阿斯萨穆并且同那里的人民谈了话，其中有牺牲者的寡妇和孤儿，有受伤者，有住在分界线上的无辜受难的人们——这些人之所以遭殃，仅仅是因为他们碰巧是住在与一个外来的异物相邻的分界线上；这一异物的侵入是违背我们的意志和联合国的原则与宪章的，是带着为进一步扩张开辟真空而屠杀谋害的罪恶意图的。

64. 我在靠近停战分界线的比德鲁斯村访问了一所儿童学校。其中有一些九至十岁的幼童，当他们在校园里游戏的时候，被分界线对面向他们开枪扫射的以色列士兵的子弹击中。我会见了那些儿童中的几个。他们把伤口指给我看。当时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怕再次受到更多的以色列的子弹射击，不愿离开课堂到操场上去。那些儿童现在成了恐惧病患者。他们被以色列部队当作追猎中的鸟一样，而这些儿童是要长大成人的。主席先生，我向你，并通过你向在座的每个代表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这些儿童中有许多人成为法塔赫、阿塞法和阿卜塔勒·阿勒·阿伍达赫等组织的成员，会使人感到意外吗？我访问过一个农民，他离开了他在以色列占领区的村庄和家园，为的是要耕种他在分界线的约旦一方的土地并依靠这块土地维持生活。最近，以色列人企图吞并这个农民的土地，作为

它的扩张主义计划的一部分，以适应它的战略意图。如果以色列人的企图得逞，这个农民就得离开他的土地和家园。如果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年人在他不幸的晚年成了一个法塔赫或阿塞法分子，他应当受到责难吗？我十分诚实而诚恳地向你们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发现自己处于这位老年人的境地，或处于任何一个被赶出巴勒斯坦的人的地位，你们将作何感想？

65. 你们中间有人谈到破坏活动和恐怖政策。我请求你们仔细调查这件事。所有这些人的地产都被用各种各样的恶劣而非法的手段——或征服，或伪造，或破坏停战，或其他犹太复国主义罪恶手段——并入以色列占领区去了。作为合法主人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注视并发现那些来自南非、德国或其他地方的外国人，在他们从未合法占有、拥有或耕种过的土地上，从那些他们从未栽培过的树上摘取果实。

66. 一个巴勒斯坦人期待着安理会并听取了几位代表谈到忘记过去和展望未来。这样的合法主人有时出于痛苦和绝望，可能越过停战分界线而进入他的土地。他可能在路上埋一个手工做的小地雷。可是问题便发生了：能够把这个合法主人叫做他自己土地的侵略者吗？能够称他为他自己家里的窃贼吗？或者，能把他叫做他自己国家的外国人吗？

67.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现在以色列人所经营的那些地产都是他们通过占领、伪造、侵略行动或违反联合国各项决议夺来的。这种行为和侵犯造成了当前的危机。秘书长在他的报告〔S/7906〕的第2和第14段中非常精明地谈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这些段落应该放在一起来看。措施明确，无须作任何解释。秘书长是站在我们一边，这些段落后面的意义和用意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非常明白的。

68. 拉斐尔先生用了一些时间谈到法塔赫。可是这位以色列代表能够举出一起事件是发生在那怕是按照联合国决议规定的阿拉伯地区以外的任何地方吗？他能举出一个实例来说明法塔赫活动的地方是在一个按照你的各项决议，不是阿拉伯地区，或者在一个不是用违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项决议的征服手段所占领的地区吗？

69. 如果那些杀害德尔·亚辛的外来的犹太复国主义伊尔贡分子——犯罪分子——被以色列的领导人称为“自由战士”，而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叫做“恐怖分子”，岂不是滑稽可笑吗？恐怖主义不是我们社会准则的一部分，也不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恐怖主义是由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那些为在圣地进行纳粹般的恐怖主义活动而从德国迁进来的人首先输入到圣地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可以提一提这位以色列代表拉斐尔先生本人。拉斐尔先生是德国人，出生在柏林。他来到巴勒斯坦成为地下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拉斐尔先生恰恰就是一个哈加那分子——这对在座的许多人来说也许是新闻。因此，当他谈到恐怖主义时，我认为他没有资格坐在审判席上。他把恐怖主义引进了我们的地区，引进了圣地，引进了和平之国。

70. 巴勒斯坦的人民正变得很不耐烦了。他们等待联合国的公正解决已经等了十九年了。他们目前的行动是安全理事会无所作为的结果。他们是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他们决心要光复他们可爱的祖国。他们是人。他们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的民族。但是他们没有忘记，而且也不能忘记他们的祖国。

71. 我没有听到在座的那些带领反对派的人提到“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问题是存在着的。巴勒斯坦也是存在着的。为了收复他们的祖国，巴勒斯坦人民将洒尽自己的热血。任何一个不为正义事业而牺牲自己的人就活得没有意义。祖国是一个宝贵的东西，而那些代表把“巴勒斯坦”这个名称从他们的发言中删去，并没有对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这是对战争的贡献；这是对每一个巴勒斯坦人的邀请，请他们起来、斗争、战斗、牺牲自己，以便让别人能够活下去。

72. 战争是一个悲剧。没有人要战争。但是由于强权政治，由于为求得某种所谓和平而采取的政治上的权宜手段，在安理会中允许非正义的行为继续存在的时候，和平是得不到的。存在着不正义就不可能有和平，只有有了正义才能有和平。他们是同时并存的。他们是——引用一个大人物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一个铜板的两面。

73. 说了这一点后，在这一阶段我还必须表示

我对这样一件事情的惊讶：我发现这个正当议题在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列入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不仅有某些代表在这个问题的历史上第一次故意拒绝承认称为“巴勒斯坦问题”的这一问题的存在，而且第一次没有把这个正确的议题列入议程。“巴勒斯坦问题”这个名称用于过去每一项议程中：上一次是关于阿斯萨穆的，再上次是在叙利亚的控诉中，再再上次是在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控诉中。我把他们带来了，在每一项议程中都用了这个正确的名称。

74. 当然，我现在没有权利在这里来谈关于程序上的种种问题，因为我不是安理会的代表。但这是问题的实质，这是实质性的问题。我们正在这里讨论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控诉涉及了巴勒斯坦问题的许多方面。人们不可能在真空中讨论它。

75. 说完了这一点后，我必须声明，孤立地去看任何一个议题都是白费时间。我们应当深入下去。让我们全盘地考察这个问题，理解它，认识它的所有各个方面。让我们知道全部真相，因为真相仅有一半仍是谎言。

76. 应当提醒那些反对撤退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人：联合国紧急部队从来没有打算永远呆在这个地区。紧急部队不是医治而是促进医治的一个步骤。它是包扎伤口的绷带而不是治疗的药物。它的存在已有十一年，而在它那方面并没有打算结束以色列的傲慢与挑衅，那么，为什么从这个地区撤退紧急部队的要求竟会使某些方面感到惊异呢？以色列当局一直在利用和乘着巴勒斯坦南部存在着紧急部队和巴勒斯坦的西方存在着美国第六舰队这个机会，以便放心调头向北对付叙利亚而打进东方对付约旦。这样，由于在南部和西部的安全有了保障，以色列就能够发动进攻、屠杀、破坏。

77. 如果那些现在支持反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运动的人对以色列的所有这一切挑衅漠不关心，他们能够批评一个主权国家行使主权吗？如果以色列人在侵略西奈半岛后，拒绝允许紧急部队的士兵站在停战分界线的以色列所占领的那一方，他们能够来这里，能够有资格来给我们宣讲什么紧急部队在这个地区存在的合法性吗？

78. 关于所谓以色列在亚喀巴湾的通航权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让我们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在红海上的存在是由于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的侵占行动所导致的军事存在。我带来了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将使代表们知道停火决议时期以色列各种部队在什么地方，因为它精确地标明了当约旦代表团动身到罗得去签订停战协定时，这些以色列部队驻在什么地方。它揭示了以色列人违反安全理事会的意志而犯下的侵略罪行。难道不应制止他们竟然要求毫无实际根据的权利——即违反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通过征服而取得的权利吗？主席先生，我就把这些地图散发给你们，使代表们能够有机会看一看这张地图。这张地图出现在一位英国人约翰·巴戈特·格拉布先生所写的一本标题为一个同情阿拉伯人的士兵<sup>2</sup>的书里。

79. 我国代表团已在安理会中说过，非法占领并不给予任何权利。它只强加义务——一种驱除强夺者和占领者的义务。而且，安全理事会有义务来恢复侵略前的状态，因为侵略决不使权利转移。紧急部队决无意变成使非法的东西合法化的工具，否则，人们就会利用这个部队去对抗各国的法律。

80. 亚喀巴湾是一个阿拉伯海湾。无论美国，无论联合王国，都没有资格去履行自封法律学家的任务，去判决亚喀巴湾的阿拉伯水域的地位。摆在安理会议面前的问题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否在这个海湾正在应用以色列侵略以前实施的那些同样的法令。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声明中就没有提出新的东西。除了恢复一九五六年战争前的状态外，它不包含别的什么东西。

81. 前天安全理事会听了那位以色列代表关于国际现实的演说。我认为以色列的朋友们应该劝告他考虑一下国际道德、法规，要他遵守基本人权并严格遵守宪章的各项规定。

82. 科尼先生非常精明地向安理会举例说明了以色列代表所指的“国际现实”是什么意思。科尼先生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导致征服纳卡卜的各种事件的调查报告。他给我们指明了谁是侵略者、征服者和这个

地区的一切纠纷的一贯煽动者。因此，我不必详细谈论这个问题了。

83. 最后，我愿意强调指出，是这些非法的霸占行为构成了这个所谓“国际现实”的背景。让我向以色列人重申，并让以色列朋友知道，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任何东西都是非真实的，都得不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同时也是不符合国际法和道德的，当然更谈不上符合停战协定和宪章了。强权、征服和侵略不能维持公理，他们最终注定要瓦解和失败的。

84. 我听到美国代表戈德堡先生谈到美国关于这个地区的政策。他谈到所有中东国家的领土完整。就我所知，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摆在安全理事会的面前。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一个停战协定。这个协定没有确定疆界；它只确定了一条分界线。这个协定没有对各种权利——政治的、军事的和其他权利——作出判决。因此，我既不知道领土，也不知道疆界，我只知道由一个停战协定所冻结了的一种局势。我希望澄清这一事实。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也正在承认以色列人对现在被以色列人占领的整个地区的将近三分之一土地的征服？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应反映美国的政策。

85.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一向是含糊词令的受害者，同时我们也是缺乏与美国这一大国进行交往这种情况的受害者，这是由于有人在我们和美国人民之间隔了一层幕布。由于各大城市中压力集团的影响，我们几乎无法接近美国人民。我希望这样一个时候马上到来：那时候幕布将被揭开，正义必将胜利；那时候认识和谅解必将成为交往的手段，因为有了谅解就有认识，有了认识各种问题就能在正义与真理的基础上获得解决。

86. 我国人民的决心大于以色列人的全部捏造和歪曲。不管那些人怎样竭力想要毁灭我们的自由，我们有办法，有资源，有决心，这些将使我们能够结束任何侵略，光复国土，保卫自由。

87. **主席：**现在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88.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你可能记得，我五月二十九日在安理会〔第一三四三次会议〕所提出的建议的结尾中，我代表我国政府

<sup>2</sup>伦敦，霍德和斯托顿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向安理会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对局部缓和中东地区目前紧张局势是必不可少的。秘书长在其报告中说过——主席先生，得到你的同意，我将宣读这一报告的有关部分：

“真正有助于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缓和的其他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是有的。在我对安全理事会五月十九日报告〔S/7896〕的第16段中，我曾提到可能由埃及-以色列混合停战委员会提供一个联合国出现在该地区的有限形式。假如以色列政府重新考虑它的立场，继续参加埃及-以色列混合停战委员会，则对于目前形势肯定是极为有利的。我建议安理会在寻求摆脱目前危机出路的时候，也考虑这一可行的途径。联合国这种形式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联合国紧急部队撤走后所留下的空白。”〔S/7906，第15段。〕

89. 所以，为了符合我国以前提过的建议，为了支持秘书长报告中的意见，我国政府依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八条，现在向安理会提出如下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注意到按宪章第二十一条第一段之规定，联合国之首要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意识到由于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未能遵照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及埃及-以色列总停战协定的有关方面的义务来履行其职责而造成的中东地区的严重局势；

“十分关切地注意到上述联合国机构——按照秘书长的各种报告，特别是他最近的报告〔S/7906〕，由于以色列当局对总停战协定所持的态度——已觉得特别不起作用；

“考虑到以色列单方面废止埃及-以色列总停战协定是安全理事会所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而且也不能免除以色列对这一协定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确认以色列这样单方面废止和公然违背埃及-以色列总停战协定，对恶化中东局势，威胁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应负责任；

“一. 决定埃及-以色列总停战协定仍然有效，重申由此产生的联合国机构完全有效；

“二. 要求以色列政府尊重和服从埃及-以色列总停战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并遵照执行；

“三. 责成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立即着手于两周之内在渙贾重建埃及-以色列混合停战委员会总部，该总部在以色列单方面行动迫使它离开之前，曾在那个地区履行其职责；

“四. 决定给予这一决议以必要的附加措施，以便充分执行这一决议，以防以色列政府不服从这一决议的条款；

“五. 要求秘书长和缔结埃及-以色列总停战协定的各方接触，以便立即执行这一决议，并在十五天之内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以便批准附加措施；

“六. 决定俟秘书长提出报告便立即重新开会讨论。”〔S/7919〕

90. 我深信，这一决议草案将会得到应有的高度重视，而且安理会代表们对它的反映将是赞成的。

91. 现在请准许我就美国代表戈德堡先生昨天〔第一三四四次会议〕所作的发言谈谈我的看法。虽然戈德堡先生在五月二十九日〔第一三四三次会议〕的发言中援引了日内瓦领海和毗邻地带公约的第十六条第4段，但他避而不谈其不适用的地方。我想表示，令人欣慰的是，戈德堡先生为了满足他职业的骄傲，至少敢于议论关于法律的论据。然而，他仅仅选择一个方面来谈。他引证的是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安全理事会第九五(一九五一)号决议。

92. 是的，安理会确实通过了那一决议，但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影响了它。首先，九个表决通过这一决议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中有四个是与争端有关的，而根据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段，“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因而，按照宪章规定，那一决议本来就不应该通过。

93. 有争端，这是很清楚的，因为事实上以色列和一些别的国家——他们中有的枉然躲在以色列背

后，在阻止我们行使对把作战物资通过运河运往以色列加以限制的权利。

94. 埃及代表从当时安全理事会会议的记录中引证并找出了联合王国与美国代表在早先多次安理会会议上所表明的十分清楚、毫不暧昧的观点，说明这些国家那时是怎样极力赞成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的意见。他表示坚信最基本的司法原则要求争端当事国不得作该争端的裁判；而正是这一重大原则产生了宪章第二十七条关于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的规定。

95. 然而，也就是同样的一些国家——埃及代表列举过的那些国家，当情况不利于他们的时候，他们便对以前那些观点的适用的地方提出争议。事情再清楚不过了，政治上的权宜主义便是当时那些安理会代表的目的和方法。是不是要我说出来他们现在还保持着那种态度呢？

96. 其次，那个决议是以埃及和以色列当局之间在两年半内不发生任何战事的一种假设为基础的。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又是当时安理会那些代表公然漠视以色列人在这两年半期间的无数侵略活动，尽管埃及代表曾详细地向安理会陈述过这些侵略活动的情况。由于以色列背信弃义，于一九五六年袭击西奈，就连作为这一决议基础的这种假设也完全变为无效了。

97. 戈德堡先生走得更远——他以我们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一点作根据而否定我们处在交战状态中。在他看来，那样就会结束战争状态。

98. 这一点我们要加以反驳。除了我已经在安理会上提出的论据之外，下面我仅仅提一提美国最高法院一九四八年在处理吕德克-沃特金斯案件时发表的意见：“战争并不随着停火而停止……”。<sup>3</sup>而且，已故法官弗兰克福特在处理同一案件时也指出：“‘战争状态’也许可用缔约、立法或总统的宣言结束。”<sup>4</sup>所以，根据美国的惯例来看，休战并不结束战争状态。

99.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想对安理会正在审议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sup>3</sup>美国报告：最高法院判决之案件，第三三五卷，第167页。

<sup>4</sup>同上，第168页。

100. 在今天安理会会议上约旦代表法拉先生引起了安理会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应把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象过去经常所作的那样，归到“巴勒斯坦问题”这个总题目下面列入安理会议程。关于这一点，我们要表明的是：我们认为法拉先生的论点是有根据的，我们确认安全理事会对正在审议的这一项目的措词方面应作必要的修改。

101.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在安理会上的多次发言中，就许多问题，尤其是国际航海以及在这方面支配国际关系的原则，等等，作出了广泛的判断。在这次会议上，当美国代表再次发言评价他所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时候，我们又一次听到了一大堆许多次听厌了的诸如“热爱和平”、“公正”、“合法”之类的言词。

102. 这些声明，至少在我们看来，听起来就象令人疲倦的说教，产生一种奇怪的印象。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式代表，竟然极力把华盛顿打扮成“和平”的战士，“法律”与“正义”的恪守者——而且是世界范围这一级的——岂不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103. 当人们听到这类声明的时候，不禁要问：美国代表对于国际法的崇高原则的说教式的宣扬与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怎能对上口径呢？明明是美国粗暴地践踏了有关国际法的最基本的原则，而阿瑟·戈德堡先生——一个职业律师，却在这方面引证国际法，他的声明的调子怎能与事实合拍呢？美国并不是交战国，戈德堡先生声明的调子又怎能与对那些美国并未与之交战的阿拉伯国家——他们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实行海上封锁这一行为和谐起来呢？

104. 我们不妨冒昧地问一下，究竟有哪些国际原则——比如说，用来为美国侵略古巴的非法行径辩护的原则——可以援引呢？人们不禁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华盛顿人来说，只是在国际法适合白宫的目的时，他们才想到国际法。适合时，美国代表关于“国际协定”、“司法”、“法规”、“法律上惯例”之类的声明，就层出不穷地抛了出来，仿佛从希腊神话中的丰饶角里飞出来的一样。不适合华盛顿的利益时，他们酷爱国际法，特别是恪守国际法的种种姿态都一一消失，无影无踪了。

105. 各位先生，我以为，我们听一听美利坚合

众国驻安全理事会代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许是颇为有趣的。

106. **主席：**现在请以以色列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107. **拉斐尔先生(以色列)：**在昨天和今天所召开的安全理事会两次会议的过程中，五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对我国发动了空前凶猛的攻击。他们以全面战争恐吓以色列和全世界。他们企图以制裁的威胁来恫吓主持国际道义和法律的国家。他们扬言要摧毁我国的独立，要灭绝我国人民。这就是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埃及的代表给本安理会带来的消息。

108. 他们脱掉了外交上的精致装扮，向我们和全世界展示那幅被歪曲了的残酷现实的面貌。他们使用了众所周知的故伎，把侵略的受害者描绘成侵略者。他们装着十分天真无辜的样子，带着滔滔不绝的雄辩之才来到安理会并佯称对以色列没有进攻的意图。这是天大的笑话。他们罗列了所谓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决议的事例并声称他们忠实地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和总停战协定的各项规定。

109. 阿拉伯国家拿起武器对抗了大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建立以色列的决议〔第一八一(二)号〕，难道不是吗？安全理事会于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通过了宣布封锁以色列的行动为非法的决议〔第九五(一九五一)号〕，难道没有吗？这项决议用清晰的措词说明了象封锁一类的交战行动是不符合停战体制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110. 各停战协定都禁止正规军或非正规军的一切敌对行动、一切入侵行动、一切跨越边境的行动。阿拉伯国家以那些协定为借口，随心所欲地对我国进行了战争。他们的恐怖分子、敢死队、破坏者、劫掠者——非正规的或正规的——已经越过边界不是十二次，这些年来他们越过边界并入侵我国领土已是数千次。他们的政府已经公开表示暗中支持这类战争，这类战争已造成以色列数百人的伤亡。

111. 埃及代表已经在这里公开宣称他的国家与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允许对以色列采取战争行动和交战行动。那就是他对开始封锁亚喀巴湾并继续封锁苏伊士运河的辩解。

112. 各停战协定结束交战状态正是本安理会的裁决，而实行非法的交战却是阿拉伯国家的政策。那就是问题症结的所在，那就是基本的争论。各停战协定旨在恢复全面和平，而阿拉伯国家则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

113. 交战并非一条单向通行的街道。它不能安全无事地通行。在这里发言的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想使安理会确信，他们不打算对以色列采取进攻行动。然而他们却实行一场人民战争，宣布一场人民战争。他们组织对我国的武装入侵。他们计划并在以色列实行破坏和恐怖主义。他们的领导人公开恐吓要摧毁以色列。他们在我国边境集结了大量进攻部队并宣布封锁。他们宣布封锁我国必不可少的一条国际水道。

114. 我要求本安理会的各位代表各自作出判断：这是进攻行动呢，或者不是进攻行动呢？这是符合宪章关于和平共处的义务呢，还是不符合？

115. 我国曾以极度的克制来面对那类冷酷无情的战争。我不知道任何其他被选为这里的代表的理事国或整个联合国的会员国在相似的环境和相似的挑衅下是否有如此的耐心。我国人民已经表现了那样的耐心，但是这不应误解为缺乏保卫它的自由并为它的生存而战的决心。

116. **帕塔萨拉蒂先生(印度)：**我们面前有一份美国的决议草案[S/7916/Rev.1]。我国代表团已经赞成向有关各方，实际上是向所有会员国呼吁克制的意见。但依我看来，呼吁书的措词必须仔细地草拟以便能得到安全理事会压倒多数的赞同。因此，我想把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进一步的评论推延到下一次会议。

117.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在下午发言的时候宣读了决议草案的文本，这是安全理事会应该非常仔细地予以审议的。该决议草案列举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步骤，这些步骤如果得到安全理事会的采纳，将有助于维护西亚的和平。再则，应该根据秘书长最近的报告来审议该草案，而该草案在某些方面是紧密地遵循那个报告的。我国代表团打算在安理会给予这个草案以适当的考虑以后，在适当的时刻要求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八条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118. 我们再次保留对这一问题的发言权。



119.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 我对今天所提交的几个决议草案不加评论, 我只说一句话: 我们当然会仔细注意研究所有的建议的。我的简短的发言将只涉及安理会为了作出既现实又迅速有效的努力也许认为应予考虑的那些可能的探索办法。

120. 大家会记得, 我上次在安理会五月二十九日关于目前中东危机的第一三四三次会议上的声明中已经表示: 我国代表团愿与各位共同努力向这个危机中主要有关各方发出呼吁, 不采取可能加剧局势的任何行动, 从而让安理会有时间作出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的努力。我今天只能重申: 我国代表团仍然愿意这样做。获得时间的必要性象以往一样迫切。象我上次的声明中也曾说过的那样, 我应赶紧补充: 这样的一个呼吁, 如果不让其失去重大价值的话, 应得到安全理事会全体代表的一致支持。

121. 我国代表团相信: 只要我们如实地判断形势, 并在这个阶段内避免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目前的审议中一切会造成分歧和不和的因素与议论, 我们自己提出的这个有限但十分重要的初步目标, 象在安理会第一轮辩论中出现的那样, 我们是可以达到的。

122. 要为中东长期存在的危机制订一个解决方案几乎是不可能的。如秘书长所说的那样, 目前的“危机形势”, 只不过是“一直存在的连续不断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S/7906, 第2段]的最新表现而已。

123. 因此可以说, 要一蹴而就地订出一个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方案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当我们考虑一个长期存在的冲突的这一最新表现时, 我们应分两个阶段, 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阶段, 我们叫它为“呼吁”阶段, 如果要奏效的话, 依我们看, 它应旨在制止各主要当事国和所有其他国家采取只能恶化局势的行动。这一目的只有通过一篇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恰如其分的呼吁书的形式才能达到, 所用语言应不易被任何一方解释为损害该方与一些争端——也就是安理会代表们极为熟悉的那些争端——有关的长期存在的主权要求。

124. 在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在这一阶段企图拟出一篇呼吁书的时候引进一些任何一方都会解释为影

响或损害该方主权所产生的任何合法要求的因素和有争论的概念的话, 那么我就认为我们不是在促进我们的工作, 也不是在促进和平事业。

125. 不用指出, 如果要达到我们心里想的那种一致的决议, 绝对的慎重是必要的。我们在第一阶段的目标是赢得时间, 为了进行深入细致的磋商并使情绪平静下来, 从而创造一种气氛, 使一些长期存在的争端在这种气氛中能够得到解决, 时间是非常需要的。

126. 因此, 这样一篇呼吁书应为下一阶段——为第二步解决问题, 即处理基本的争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争端奠定基础。这第二阶段, 通过互相和解可能成为一个一定时期的阶段, 也许成为由安理会加强努力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的阶段。依我们看, 关于在安全理事会的主持下进行平心静气的外交和深入谈判的必要性, 还有许多话可说。象我们最近几天来所进行的一类公开辩论, 在有助于澄清问题和争端的同时, 也有使立场僵化的不利的一面。因此, 我们感到秘书长应该继续与这个危机中主要有关各方作进一步的接触。由于他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品格, 由于他本人在各方享有的声誉以及他的高级职位所具有的威信和权力, 我们相信吴丹在防止这一危险局势进一步恶化方面一定能起建设性作用。

127. 我知道要求更多的时间,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知道对于安全理事会某些代表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太长的过程。这也可能被有关各方解释为一种消极的态度, 认为这是在一个从他们的观点看来认为是一清二楚的急待纠正的问题面前逃避责任。但是, 话又说回来, 除了进一步坚持不懈地寻求一个解决方案以外还有什么抉择呢?

128. 我恭敬地认为采纳另外的抉择只能是一个充满巨大危险的抉择。那么, 要求克制和在限定的时间内, 使安理会能够执行维护那个混乱地区和平的迫切而严肃的任务, 这难道过分了吗? 我国代表团恭敬地认为那并非过分。

129. 我国代表团就是以那种精神, 并以这篇声明的精神来着手解决人们要求安全理事会去正视的中东这个重要地区的挑战性的任务的。



130.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的朋友和同事,苏联代表费德林先生给安理会作了一个关于国际法的专题报告——不仅有关这一局势而且涉及其他方面局势——而他要我对他的法律评述作出回答,我欣然从命,下面就是我的回答。

131. 关于法律问题,苏联代表发言起来象一个中国文学的大权威似的——而他也确实是的。由他去乞灵于中国的谚语吧,我将继续信赖国际法——包括他的政府参加制订的条约。

132. 费德林大使也抱怨我反复运用诸如“爱好和平”、“正义”、“合法”之类的词汇。我想没有必要在安理会上为使用这些词汇而道歉。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有必要提醒他,我还要反复而又反复地运用这类词汇,直到他们被引起注意为止。我要以友好和尊重的态度对费德林大使说,我并非有意要告诉他怎样措辞来表明他政府的观点,同时我也要对他说明,请他不要告诉我应该怎样措辞来表明我国政府的观点。

133. 然而,我并不奇怪费德林大使听到“爱好和平”、“正义”、“合法”之类词汇会感到刺耳。我感到奇怪的倒是他竟如此坦率和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

134.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刚才听了美国代表的一个可称之为陈述事实的系统发言。正如所料,他在继续做他的法律术语和雄辩术的练习,而作为一个老练的律师,他却回避回答这一问题的实质。

135. 我们曾试图对华盛顿的声明和行动作出比较。我们只限于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关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式代表在这神圣的机构中辩论近东局势时所作的声明。

136. 我们确实多次听到了华盛顿一再重申它对诸如“正义”、“法定”、“合法”、“道德”之类崇高原则的酷爱。

137. 在我们早些时的发言中,我们已经提醒人们注意,白宫在说些什么,而美利坚合众国的部队又在做些什么——侵略别国领土、破坏一切法规、对各国人民进行报复。

138. 今天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目的。我们愿意请教一向称为“法官”的美国大使告诉我们他如何判断美利坚合众国官方所发表的声明以及与这些声明完全相反的实际行动。

139. 世界各国人民不是以雄辩的声明而是以行动作为他们判断的依据的。我们要质问美国大使:你如何解释为什么不是以美国政府的声明,而是以美国政府的行动——特别是那些牵涉到对同我们一道享有平等权利的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实行封锁的行动——作为判断的依据呢?当美利坚合众国主管当局纵容这类行为——特别是封锁古巴——的时候,他们究竟是以什么原则为指导?

140.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前些时候说过,我现在重复一遍。无论何时,如果苏联代表准备就议程上的一个固有项目进行讨论,对它进行表决,无论这个问题关系到越南也好,古巴也好,或其他事情也好,我都愿意奉陪。不仅在你发言时形势紧张,就是在你表决时形势也紧张。我发现当我们试图写上议程,以便可以讨论这些重要问题的时候,总要遭到反对的。撤回这些反对吧,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着手讨论这些题目。我们现在正讨论程序上的项目。

141.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再次深信美国代表是在回避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当然他回避回答不是没有原因的,也就是说他无法提出任何解释。

142. **塞杜先生**(法国):当然我国代表团以极大的兴趣获悉了美国代表团在本次会议开始时散发的决议草案,因为我们代表团期望对今天的辩论作出贡献。虽然这一草案本文是在安理会上发表过的一些观点的陈述,但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我的意见,该草案需要我们各国政府方面仔细研究,以适应目前危机的严重性。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在会上向我们宣读的、印度代表曾要求安理会付之表决的那一草案,同样需要仔细地研究。

143. 无论如何,我国代表团愿意拿更多的时间来研究这两个决议草案和安理会代表提出的任何其他建议。因此我认为会议应该推迟至后天,即星期五上

午再开，使我们有时间来仔细想一想，而安理会各代表之间也可以进行一般的磋商。

144. **主席：**法国代表建议安理会休会至星期五上午。如果下次会议主席同意而又没有反对意见，会

议就休会至星期五上午十时半复会。刚才，下次安理会主席、丹麦代表已向我表示他同意此意见。

下午五时五十五分散会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